舊唐書

一八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劉昫等修

劉洎　馬周　崔仁師孫湜　湜弟液　滌　子論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爲黃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淸苑縣男十五年轉持書侍御史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勑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

斷使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
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
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
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
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
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
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
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
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
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攝黃門侍郎加
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
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

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

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

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傍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震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情業興識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扆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臣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今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蹔屏機務即寓雕蟲綜賾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

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

勑洎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則敗深宜誠愼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臃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

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荅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常不以忠孝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甞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録竊自顧瞻無階荅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脩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

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勑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眾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

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阼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己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愼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李白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

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

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
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
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
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
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
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
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
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
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於可脩之時若事變
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
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
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

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碩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

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頼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歴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

業豈唯處置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踈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皷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

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十五年遷持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
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
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
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
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
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
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勑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
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
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
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
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于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

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支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己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

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並依仁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衆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

秦酷法爲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旣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駮議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擁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旣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子湜

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遷殿中侍

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
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恩
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
等徙于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
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
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
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
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
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
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
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
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
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功數萬死者

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為夏潦衝突崩壓
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為太平公主所
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
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
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
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為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
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
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為
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
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
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
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
張說有隙說時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
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

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第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淸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道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濮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舊族耆年授

大理卿致仕卒

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踰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兖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跡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整帶沓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有深沉悟主談微宣其忠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憖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襃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徒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夢

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宿王徒步詔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劉　昫　等修

蘇世長 子良嗣　韋雲起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曰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讀書以其父死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武帝爲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爲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時弘烈取褒女爲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

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
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
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
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
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
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王山屯監後於玄武門
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
實愚心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
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
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
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
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
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
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侈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内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舘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

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
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
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
自撻於都街五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
咸以爲笑議者方稱其詐

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
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
高宗所稱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
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因上疏
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
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
中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飢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爲政
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眞
爲納言累封鄖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

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
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
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
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
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
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
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顯風門勅百官就宅赴弔贈開
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兼降璽書弔
祭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
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子務玄襲爵溫國
公開元中為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
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
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

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
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
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
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
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共
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
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
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契丹入
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
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
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
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
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
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

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

國憂盩厔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內毋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稸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豳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嘗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勑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

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軏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貴如頗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

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奢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脩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安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

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

而亡典籍豈無先誠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政從諫如
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
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
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臣不逮而羣公
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
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
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須示遠近知朕
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
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
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
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
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
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
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

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愼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旣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旣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秖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

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若爲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疎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衞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秖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

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爲陜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僇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録事条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巳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巳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

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
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
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
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
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
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
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
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
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
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
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
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
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

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醨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

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脩營意在便於百姓
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
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絹二
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
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
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
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
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
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
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
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
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

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
主斯匕鬯愼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愼終將安保寧又兼太子
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飧
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
行齒冑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
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
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
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技之流祇可時命追隨
以代博弈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
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
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志寧在東宮頻有進
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
志寧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

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褻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
且宮儲之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納誨既踈將何補闕承乾嫌其數諫遣戶奴夜以馬撾
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
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
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
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
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
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
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
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
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
對羣臣窮其門戶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

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首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
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著慝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
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御跡
深會我心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
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贇舉措無端
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
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
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為萬姓
所賴勇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令之山池遺跡
即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
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踈小人捨浮華尚
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
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載殊重如其積德不弘

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甞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宜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穢聲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愼一日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竟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

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跡於高祖玄素進言於太宗從疎賤以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奬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倒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絶朋黨罔避驕豪歴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逮矣

賛曰言爲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評臣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劉昫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 子成王千里 孫信安王禕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　紀王慎 貞子琅耶王沖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



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給智足飾非羣臣拜荅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

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

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爲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爲庭訓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寃之有子四人仁瑋琨璄並流于嶺表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并爲立廟又封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授襄州

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盧許衞蒲五州刺史時
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
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
將軍中興初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
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
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
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
仍籍没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詔曰故左金吾衞大將軍成王
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没良深痛
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璋早卒中興初追封
郇陵王子炷本名楡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
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琨則天朝
歷淄衞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曆中嶺南獠反勑琨爲招
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衞卿神龍初贈張

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毋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爲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爲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爲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毋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勑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揔率士伍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揔軍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幷獲糧儲器

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于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既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內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既有勳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太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名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

二月授祗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于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

閤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毎月給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遂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

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勑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

安之道不足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
其度内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
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
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
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
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
武候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
遇極於崇重爵位踰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搆驕僭之咎惑
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説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痾恙潛有代宗之望
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
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内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
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
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
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

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豳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劒士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

違旨遣間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責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引過萬紀請入朝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勑書誚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險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

五巳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爲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常誡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盤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讎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䴚爲盜計未決而兵曹

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爲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爲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嘗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愔在州數游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蜀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弃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慼同憂爲家爲國蜀

王畋獵無度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臣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榆爲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有司所劾帝特有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

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爲太子
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爲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
安置十二載爲南郡長史同正惲子煌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
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
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
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
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
尋改太子賓客惲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
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
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轉相
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
轉相州刺史貞少善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
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

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縶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偽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唯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

朝夕即到爾宜勉之銜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揔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閭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揔管王孝忠爲右將軍前軍揔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鬬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揔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揔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旣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

時散捨伏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擕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别所鞫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行惣義兵來入貴壻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公主亦伏誅沖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

有能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為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為沖統帥兵仗及沖擊武水玄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乃却走入博州城為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揔管以討沖兵未至沖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日而敗沖三弟蒨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與父兄連謀伏誅溫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願臣宗社夙懷誅呂之謀逝心王國用擊

非劉之議以茲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膺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粵自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克而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寘言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衞將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

紀王愼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衞大將軍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愼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愼不肯同謀及貞敗愼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愼長子和州刺史東

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別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愼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靑光祿大夫開元初歷德瀛貝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謚曰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壽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

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黜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胤爲嗣曹王胤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員胤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没于賊又封胤爲王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衞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公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盤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冲謀憤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愚悆弟庸兄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七

劉昫等修

韋挺 子待價 弟萬石　楊纂 族子弘禮 弘武 弘武子元禕 元禧

劉德威 子審禮　閻立德 立德弟立本

柳亨 兄子奭 亨孫渙 澤　崔義玄 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爲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爲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臣潛搆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謀逆伏誅辭涉東宮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巂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

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很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已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

及中廄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擁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畤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無達平夷之日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詔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夜戰鬭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敘所懷會常以他事

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眞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爲凉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兼知鎭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既銓綜無敘甚爲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爲燕然道行軍

大摠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旣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毎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摠管督三十六摠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弖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温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別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瑘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於長春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

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
袁氏妖逆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
太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悞罪不至死
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爲河南道巡察
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尋拜尚書左丞
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
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爲時
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爲尚書左
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
謚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族子弘禮
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
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
使赦之比使至岳以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
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弘禮襲其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

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揔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揔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馺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寮寀以弘武爲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荆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

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
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
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于官贈汴州刺
史謚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元禧尚食奉御元禧頗有
醫術爲則天所任甞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
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
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
離間骨肉摇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隋
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寔此之由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
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
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
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悼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
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
得令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爲睦州刺史元禧爲貲州長

史元禧弟緱氏令元褘爲梓州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
京職元亨至齊州刺史元禧台州刺史元褘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
以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
李青蛙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
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
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
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幷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
齊王元吉棄幷州還朝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已至城
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
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
嘉納之改封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
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太
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爲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爲

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爲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二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戴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

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
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
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殁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
寮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
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
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
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
軍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為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
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為賊所執永隆
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
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
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
瘠過禮吐蕃衆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
為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為徐敬眞所

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竟解衣相率造
功德以爲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爲人所愛如此易從
子昪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
爲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
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逼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
思効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身
之故爲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
思溫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敘
功遷爲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
初以功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
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
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太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爲
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忌慢解

職儼起爲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爲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塡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儼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爲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子玄邈官至司農少卿玄邈子知微聖歷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別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臠割然後斬之幷夷其三族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詔

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閤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旣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變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譯獎拜銀青光祿大夫行

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耳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賔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亨族子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奭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踈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

轉爲吏部尚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宮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奭孫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歿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某窆之尚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踪奏勑令奭歸葬官造靈轝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湙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右勑揔令復舊職澤

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君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豈唯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俑以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已來羣邪作孽法綱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為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為炯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秖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敘之將謂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

祚鄭克乂之徒亦不可淸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柰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冊太平公主今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遁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 明帝不許今 聖朝私愛賞貟及儉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歡者罰之臣雖未覩 聖朝之妄罰已覩 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

雖往者不可諫亦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擇後叅選會有勑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擇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尨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任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愼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愼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

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戮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滛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罰姑篤寄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忠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蓄滛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滛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慠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滛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滛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曾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大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滛巧多適

於心臣恐狎於非德玆爲念忽書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儆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易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

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僭罰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為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玄見羣鼠渡洛又鞘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栢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眞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宼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揔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内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續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

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
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臣正府幕王
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遣
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
言碩眞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玄
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
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
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
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勠
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眞
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
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爲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流至
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事竟不就
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

丞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贈幽州都
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
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
餘爲酷吏所陷減死配流後衛録用中宗初爲大理卿神基弟神
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
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勳甚賞
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
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
爲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勑文書下
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
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
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
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
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

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
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勑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
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別勑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
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愼之極防
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勑
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
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誠愼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
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
勑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
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
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
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
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
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

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棨
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
門挺特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
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羣惡所
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邪士而元
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
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
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誡宜然柳氏世稱謇諤奭
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寬縱穢
臣弃世纖邪以至傾敗宜哉
賛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閻以藝辱劉以
孝懲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七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八

劉　昫　等修

于志寧 玄孫休烈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弃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内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勑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

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王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小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喻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

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梴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勑伏請重尋聖旨慇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

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況閹官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闥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搢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縫褓爰曁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冢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

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
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
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
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
厥達哥友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
明君至聖輔佐以賛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
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
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疎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
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
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或室
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
怨嗟且突厥達哥友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
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

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諐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安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

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蔟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廻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

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
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
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
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載是
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
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
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
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
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抑而守
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
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
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
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

右代襲箕裘周魏已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
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
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
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
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
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
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
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
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
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
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蓨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
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
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

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
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揔管府戶曹叅軍貞觀初擢拜監
察御史多所彈糺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
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
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
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
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
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
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温厚之人升清潔
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
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不眤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
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
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
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顧愛

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
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
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老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
閑須為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勳貴
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舉追
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寔由於此有黷朝
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
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
為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
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
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
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
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
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

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蒲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

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
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
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
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為
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
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
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
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
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
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
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
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

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勖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爲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脩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

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荅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己令勑斷表勿復爲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奈何捨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册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秘器諡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

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

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伯段奴婢駞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朔望朝叅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宫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逈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筭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今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

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内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内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彦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三百戸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

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為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為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臥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己乃引用朋黨陰為之備人有牓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勑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三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診

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其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唐書列傳第二十八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弈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曆筭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爲太常卿引孝孫爲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

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沽洗爲角應鍾爲變宫蕤賔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宫旋宫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爲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孫及祕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宫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宫之義亡絶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曆筭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弈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

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
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
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卻檢周
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
立法卻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
曰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
造曆卻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
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
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卻驗魯史並
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曆
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
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
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

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後中書令封
德彝奏曆術差謬勑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
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
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
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
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
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
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
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
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
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
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
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
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

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同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爲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曆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

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為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槩申以明之夫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為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

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勑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弈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弈曰今兹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弈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弈自代遂遷太史令弈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弈之率直弈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弈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七年弈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

尼請令疋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
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
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
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
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
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
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
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
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
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
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
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
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
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

謂弈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弈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弈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幷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筭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

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寔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眞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

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筭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

子監筭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眞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筭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爲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幷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孫仙宗並爲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即徵才令直引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言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

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
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
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幷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
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
今略載其數篇其敘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
宮室蓋取諸大壯迨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
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
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栁姓
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
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
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
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

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
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
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謹案史記宋忠
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
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
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
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
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
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
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
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

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戸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

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　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

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

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
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
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
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
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
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
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愼一日
則澤及於無疆茍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
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失
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
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
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
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

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儌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睆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録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絶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

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勑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
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
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
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
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
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
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摠監定之
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
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子方穀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
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衛鎧曹參軍毋終哀慟過禮竟
以毀卒布車載喪隨毋輀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
東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曆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
倫咸以爲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

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嘆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王革命而不
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吕才覈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
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賛曰祖傳滜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筭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
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

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黄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傅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

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
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
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
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
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
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
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
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
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
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
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
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
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
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

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鑑不遠足爲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内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

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陀曩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玆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

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王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比 敗芮芮與突厥亡延陁盛時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兹含育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 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 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

末亂離手平冠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為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矢謀繇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勑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剋平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

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竊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霪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檄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

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

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

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敎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憾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日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

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
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
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
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
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
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
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
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
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
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
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
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絶嗣
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
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

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

苟若徇已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覩

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兹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纒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懔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眂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寛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

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群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爲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没其家子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

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揔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没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濟兄亘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父弘隋江都宮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弘爲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爲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

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
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
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祕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
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斆其體者時人
謂爲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
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没子
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
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
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
彩落落有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
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
軸之地爲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

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鍾石在簴動成雅音二㑹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